

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

陈志平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陈外借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
(项目批准号: 12YJA751008)的最终成果

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

陈志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陈志平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7-19318-5

I. 魏… II. 陈… III. 古典哲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B23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8519 号

责任编辑:胡 荣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4.5 字数:339千字 插页:1

版次: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318-5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诸子与诸子学.....	1
第二节 诸子学研究边界的建立和超越.....	7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的现状和构想	30

上 编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诸子学整体面貌	4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子学基本情况	4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子学发展历程	48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诸子创作	65
第一节 三国诸子创作	65
一、儒家类	65
二、道家类	73
三、法家类	75
四、名家类	77
五、杂家类	80
第二节 两晋诸子创作	83
一、儒家类	84
二、道家类	92

三、法家类	97
四、名家类	98
五、杂家类	99
第三节 刘宋诸子创作	109
一、道家类	109
二、杂家类	110
第四节 南齐诸子创作	111
一、儒家类	111
二、道家类	111
三、法家类	113
四、杂家类	114
五、农家类	115
第五节 萧梁诸子创作	115
一、儒家类	115
二、名家类	116
三、纵横类	117
四、杂家类	118
第六节 陈代诸子创作	122
一、道家类	122
二、杂家类	123
第七节 北朝诸子创作	123
一、北魏	123
二、北齐	128
三、北周	12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诸子研究	131
第一节 《老子》研究	131
一、三国	134

二、两晋	141
三、刘宋	147
四、南齐	147
五、萧梁	148
六、陈代	150
七、北魏	151
八、北齐	152
九、北周	152
第二节 《庄子》研究	160
一、两晋	166
二、刘宋	171
三、南齐	172
四、萧梁	172
五、陈代	173
六、北齐	174
七、北周	174
第三节 其他诸子研究	174
一、《墨子》研究	175
二、《韩非子》研究	187
三、《太玄》研究	193
四、其他诸子研究	200
五、诸子作伪与辨伪	204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诸子批评	215
一、诸葛亮与王弼的诸子批评	216
二、葛洪的诸子批评	219
三、崔祖思与萧绎的诸子批评	221
四、刘勰的诸子批评	222

五、佛教与子书批评.....	227
----------------	-----

下 编

第五章 《金楼子》研究	233
第一节 “三不朽”焦虑与《金楼子》的创作	234
第二节 “一家之言”与《金楼子》	250
一、“一家之言”与“述作”传统	253
二、《金楼子》的编述方式	259
三、传统的编述式著述体例仍在延续	264
四、南北朝文化氛围与撰述体例	265
五、作者处理材料的方式	268
第三节 《金楼子》与“私人化”写作	273
一、个人形象的凸显	274
二、谈学论道之书	283
三、“自比诸葛亮、桓温”的野心	286
第六章 《刘子》研究	294
第一节 《刘子》的作者是刘勰	294
一、关于《刘子》作者的激烈论争	294
二、“刘昼撰”的不可信	299
三、《刘子》文本显示是南方人作品	303
四、从《刘子》在唐宋的流行看其作者	306
第二节 刘勰晚年心态与《刘子》创作	320
第三节 《刘子》的著述体例	326
一、兼采众书的著述体例	326
二、著述体例的统一	334
第四节 《刘子》的思想	341
一、黄老学与《刘子》	343

二、《刘子》思想中的儒道互补	349
结语	366
参考文献	377
后记	383

绪 论

子，或称诸子，如同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许多其他概念一样，并不具备十分周密的内涵和外延。虽然自东汉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子部作为图书分类的部类之一，延续了近两千年，但不同目录学家对其具体属类划分并不相同，反映出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在此做一番讨论。

第一节 诸子与诸子学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为解决现实问题，政治家、思想家们纷纷献计献策，相互辩论攻讦，遂开百家争鸣之局面。当我们称百家中某人时，多谓之“某子”，如老子、晏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子，本是象形字，为襁褓中婴儿之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象形。”李阳冰注：“子在襁褓中，足并也。”^①段玉裁注：“象物滋生之形，亦象人首与手足之形也。”^②清王筠《文字蒙求》

① 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40~741页。

②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云：“上象首，中象臂，小儿之手不能下垂，故上扬也。下象股，一而不两者，在襍中也。”^① 约斋《字源》：“子字画着一个有头有身并且有两条臂膀的孩子，两条臂膀总是高举着或是摆动着，显示出一个孩子的活泼。现在变成一平横，这种神气看不出来了。”^② 后来“子”引申为男子之美称，如《穀梁传·宣公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范宁注：“子者，人之贵称。”《左传·昭公十二年》：“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杨伯峻注：“子为男子之美称，意为顺从我者不失为男子汉。”在春秋时“子”亦用作对孤、卿大夫的称呼。^③ 春秋后期，私学兴起，孔子授徒，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④ 鲁定公曾以孔子为中都宰、司空、大司寇，^⑤ 故其门人尊称孔子为“子”，亦称“夫子”。清汪中《释夫子》对此有详细论述：

古者孤、卿大夫皆称“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大行人》：“大国之孤，其礼视小国之君。”《春秋传》：“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小国之君则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并称，故著“子”去“男”，从其尊者。王朝，则刘子、单子是也；列国，则高子、国子是也。王朝生称子，没，配谥称公；列国生称子，没，配谥亦称

① 王筠撰：《文字蒙求》卷一“象形”之“子”字，台湾艺文印书馆2013年版，第11页。

② 《字源》，台湾艺文印书馆2005年版，第45页。

③ 孤，古代官名。《周礼·春官·大宗伯》：“孤卿有邦事。”郑玄注：“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论道者。”王念孙《经义述闻·周礼·九卿》则以为：“《周礼》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数一人而已。……寻检前后经文，孤之为官，盖即在六卿之内，而非别有三人。”

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⑤ 《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子：此其别也。

称“子”而不成词，则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以“夫”配“子”，所谓取足以成词尔。

凡为大夫，自适以下皆称之为曰“夫子”。……故知为大夫者，例称“夫子”，不以亲别也。孔子为鲁司寇，其门人称之为曰“子”、曰“夫子”。后人沿袭，以为师长之通称，而莫有原其始者。（原注：《左氏春秋》昭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曰：“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疏云：“身为大夫，乃称夫子，此时仲尼未仕，不得称为夫子。以未仕之时为仕后之语，是邱明意尊之而失事实。”益知唯卿大夫得称夫子也。）①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称：“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② 蒋伯潜《诸子通考》则说：“弟子称师曰‘子’，始于孔门。”③ 《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邢昺疏：“子者，古人称师曰子。”清恽敬《与朱干臣书》：“古者弟子面称师曰‘子’；其为他人言之不面称，曰‘夫子’。”孔子之后，“子”或“夫子”，④ 遂成为门人弟子对老师的尊称，则无论老师是否曾为卿大夫。如庄周，只做过漆园吏，而《庄子》中屡称之为“庄子”。更有甚者，以“子”冠于姓氏之前后，作为业师的敬称。如《公羊传》中有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等称谓，东汉何休于《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下注：“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

① 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 2005 年版，第 353 页。

② 章太炎著：《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③ 蒋伯潜著：《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 页。

④ 李宗侗认为“夫子”和“子”亦有所区别。参《论夫子与子》《续论夫子与子》，收《李宗侗文史论集》，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师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①《墨子》书中屡称墨子为“子墨子”，如《亲士》篇云：“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孙星衍《间诂》：“《公羊·隐十一年》，何休注云：‘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其不冠子者他师。’”《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郑圃”，张湛注：“载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记故也。”^②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子沈子子列子”条：“《公羊》称‘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后师也。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此说有理，或曰非也。列御寇弟子称其师曰‘子列子’，释者曰：‘子者男子之通称，其门人亦得交相命之其曰子列子，犹言汝之列子，盖宗而亲之之辞也。’其味尤长。”

秦以前，著述往往非自著，而是由弟子述其师说，缀辑而成。清孙星衍《〈晏子春秋〉序》称：“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清严可均《书〈管子〉书后》说：“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文献学家余嘉锡认为：“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

① 《论语疏证》卷一《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宋邢昺疏：“子者，古人称师曰子。子，男子之通称，此言子者，谓孔子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语，故以子曰冠之。……子者，男子之通称者，经传凡敌者相谓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称师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称也。云谓孔子者，嫌为他师故辨之。《公羊传》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然则书传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圣德著闻，师范来世，不须言其氏，人尽知之故也。若其他传受师说，后人称其先师之言，则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为师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类是也。若非己师，而称他有德者，则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类是也。”

② 费衎《梁溪漫志》卷五《子者男子通称》云：“子者，男子之通称。若文字间称其师，则曰‘子某子’。复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异于常称，曰吾所师者，则某子云尔。《列子》乃其门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一书，其弟子称其为‘子公羊子’，至‘隐十一年’，称‘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后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陈后山以南丰瓣香，称‘子曾子’，盖用此法。”

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① 弟子传承师说，尊其师名，故亦名师所传之书为子，如《孟子》，“非轲自著。轲既歿，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② “传注称氏，诸子称子，皆明其为一家之学也。”^③ 此即“子书”名称之由来。

先秦思想学派众多，后人总称为“诸子”或“诸子百家”。“诸子”之名，源自何时，尚不得而知。《左传》《周礼》《礼记》中均有“诸子”一词，但与“诸子百家”之义无涉。如《周礼·夏官·诸子》：“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此“诸子”为周朝官名。《左传·襄公十九年》：“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此“诸子”乃指古代天子、诸侯的姬妾。杨伯峻注云：“《管子·戒篇》有‘中妇诸子’，房玄龄注云：‘中妇诸子，内官之号。’所谓内官者，亦诸侯、天子姬妾之别名，因居宫内，必有官阶，故云内官。”亦有以“诸子”指众人、诸儿等。至汉《史记》时，才出现以诸子指百家。《史记》卷八四《贾谊传》载：“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但《史记》中以“诸子”指称诸子百家唯见此例，其他则多称诸子为“百家言”、“百家语”、“百家之说”。^④ 如《史记》卷一三〇《自序》载：“《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唐张守节《正义》：“太史公撰《史记》，言其协于《六经》异文，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谦不

① 《余嘉锡说文献学·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2页。

② 韩愈：《答张籍书》。

③ 《余嘉锡说文献学·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4页。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卷七一《甘茂传》：“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说。”卷一一二《主父传》载：“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方朔》：“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

敢比经艺也。”可以推知，在司马迁的时代，以“诸子”称先秦“百家”还不是十分流行的称谓。

东汉刘歆整理图书，撰《七略》，分天下图书为六大部类，其中即有《诸子略》，后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袭《七略》，亦列《诸子略》。之所以称为诸子，“因为它们大多都叫做‘某子’，而且不只一人，不只一派，所以有‘诸子’之名。这名称，可以说是出于《汉书·艺文志》的”。^①此说虽不甚确切，但“诸子”之称，确实是因为《汉书·艺文志》的巨大影响而为后世所接受，历代史志书目和公、私书目均承之而列有诸子或子部。

诸子虽号称百家，汉司马谈概括仅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至《汉书·艺文志》总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因小说家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道，不入流，故“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②至此，目录学上“子部”属类基本形成。

而学术或思想史上的诸子学，或称子学，盖有两层意思：一是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九流十家”之学说；二是指研究诸子的学问，内容包括对诸子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辑佚、考订、校勘、辨伪、注释、白话翻译，以及对历代学者研究诸子成果的研究（如老学史、庄学史、墨学史）等。简单地说，狭义的子学就是指诸子百家的思想，广义的子学还包括对诸子百家思想研究的研究。同一时代，既存在诸子创作，也存在对前代甚至同时代诸子的研究。如先秦时代，有《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又有《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尸子·广泽篇》等对诸子各家批评研究性的作品，还有《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等阐释《老子》学说的篇章。两汉时期，既产生了《淮南子》《申鉴》《论衡》等

① 蒋伯潜编著：《诸子学纂要》，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2页。

②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

子书，又产生了《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①等对《老子》进行解说研究的著作，更有许慎、高诱对《淮南子》的注解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既产生了《典论》《苻子》《傅子》《抱朴子》《金楼子》《刘子》《颜氏家训》等子书，也有《文心雕龙·诸子》、《刘子·九流》等评述诸子学派的篇章，还有王弼注《老子》、张湛注《列子》、刘昉注《人物志》等著述。我们今天从事诸子学研究，不仅要注意当时产生了哪些诸子著作，创造了什么新的思想学说，也要研究当时学界对于前代诸子的批评和接受，故本书所称的“诸子学”，包括对子书的研究和对子书研究的研究，是广义的子学。但是这样界定，还不能完全确定研究的边界，因为对于诸子所涵括的范围，研究者尤其是目录学家看法并不一致。

第二节 诸子学研究边界的建立和超越

何谓“诸子”，其实并无明确的定义和解说。《文心雕龙·诸子篇》：“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云：“人，犹通也。见，同现。诸子所著书，将以表现其所通达之道理与意志。”^②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亦说：“诸子，特指先秦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入道，深入研究哲理。见志，表达志趣。”^③似乎刘勰以为研思义理，同时表现作者志趣的文章就是诸子之作。这带来了两个问题，

① 《汉书·艺文志》：“《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刘向《说老子》四篇。”

② 吴林伯著：《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③ 此二解释参张国庆、涂光社著《〈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6页。

第一个问题是经部著作如《论语》《孝经》也是入道见志的，如何与子学区分？不过，因为经部内容有所特指，^①研究领域相对封闭，故暂可以排斥在此范围外。^②

第二个问题，除经部外所有谈论义理的文章是不是都应该列入诸子？如果是，就很容易和另一种文体——论——相混淆。《文心雕龙·论说篇》称“述经叙理曰论”，又称“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诸子和论都是研求义理，二者性质相近，不易区分。刘勰似乎也意识到此问题，在《诸子篇》中试图对此作出辨别：“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余嘉锡《古书通例》认为：“刘勰之言欲使‘论’与‘子’分，然汉魏子书，大抵适辨一理而已，未见其能博明万事也。”^③此是针对刘勰以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为子书而提出的批评。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以为：“刘勰意欲为‘子’与‘论’划分界限，实乃勉强成理。须知子书亦有‘适辨一理’的。‘论’是个广泛性的概念，‘子’是‘论’中的特殊部分而已。”这显然是以为刘勰所论不周全，代为曲解。还有人为刘勰辩解说：“刘勰心目中的‘子’和他所论的‘子’，重点都是先秦诸子，而先秦各家学说，虽都有一定的主要思想倾向，但大多是以‘博明万事’为显著特征的。所以‘博明万事为子’，就其主体部分言，并无大碍。至于‘子’与‘论’的关系，则稍显复杂。若‘论’指的一般论说文，则

① 承台湾东吴大学林庆彰教授告知：凡经者，必须经圣人或圣人集团加持。

② 詹锓《文心雕龙义证·诸子》引朱遇先等笔记：“是子书者，凡发表个人意见者，皆得称之，若《论语》《孝经》者，必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23页。近年学界亦有“还经于子”的呼声，主张将《论语》《孟子》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看待。

③ 《余嘉锡说文献学·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4页。

‘子’含其中；若‘论’指的是论述某事某物的专门论文（犹今天的专题学术论文），则‘子’与‘论’划然相别。笔者觉得，刘勰正是在‘论’的后一意义上提出‘子’与‘论’的特征和区别的。总之，‘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之说，实无大碍。”^①问题是先秦诸子论著本是由单篇组合而成，一书可以说是博明万事，一篇却只能说是“适辨一理”，即子书其实是由“论”篇组成的。刘勰在《论说篇》中称“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也不得不承认《庄子》之《齐物论》、《吕氏春秋》之《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为论体的代表作品。《齐物论》单篇是论，与《逍遥游》《养生主》等缀合成《庄子》，就是子；《开春论》单篇是论，和《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等组合在一起就是《吕氏春秋》，是诸子杂家的代表作品。如此就可以说，单篇的论，组合在一起就是子吗？显然这种说法说不通。刘勰在此问题上前后矛盾，一则是刘向、班固等人最初使用“诸子”一词时，概念和范畴就不明确，二则是相较于先秦，汉魏以来诸子内容和“诸子部”的部类情况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下文还要具体论述此点。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则以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此种提法更加宽泛空洞。六经姑且不论，即如后世之史论著作，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是否能算作“立说”者？再如后世往往收入文集的单篇论说文如韩愈《师说》《原道》《原性》、柳宗元《天说》《天对》、欧阳修《朋党论》、苏洵《六国论》等，亦是否可算作子书呢？且四库馆臣在实际操作中，以为“凡能立一家说，成一家言，乃至于一能一技，一巧一艺，均成了子部之书”，^②这实际反映出由于诸子概念的内涵不清晰，其外延也是模糊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我们从历代书目诸子属类的变化也可看到。

① 张国庆、涂光社著：《〈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346页。

② 李致忠著：《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